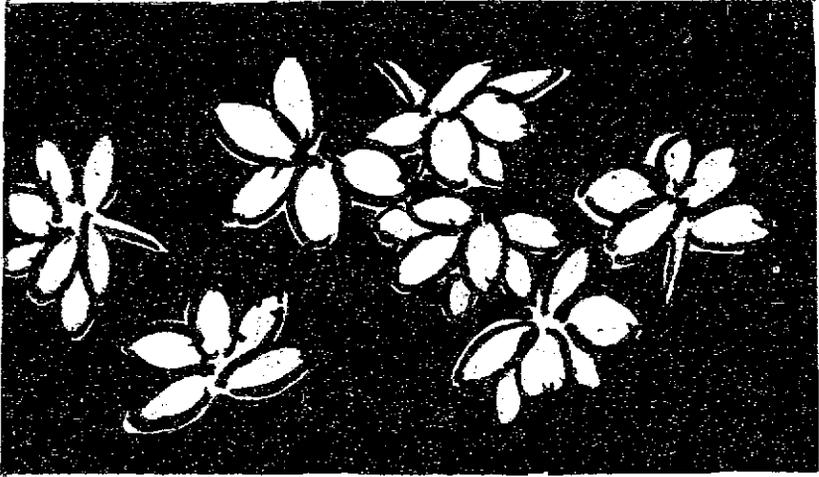


87

721010



87
721/10

印度情詩

開明出版部

1930

陶孫敬贈

印度情詩

洛維斯何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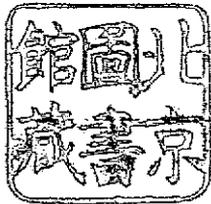
丘玉麟譯

開明出版部

1930

L10052

子 尊 胎



誌 謝：

MR. Baker 助譯雜句

唐英偉君筆擬插畫

黃榮子兄校寫譯稿

目 次

寄所思.....	1
被擯的Gypsy 的歌.....	4
艇船歌.....	7
Valgvind 的船歌.....	9
結婚思.....	11
珈瑪的花園.....	16
Gulbaze 的歌.....	20
姝娜在幽囚中.....	22

優黛寶之故事	29
儂若能甦醒	34
他的紅寶石	35
飢荒之歌	43
馬來歌	47
麗拉凡蒂的故事	50
可人無踪	55
Mohamed Akram 的追憶	60
沉香花	64
Valgovind 在春天的歌	66
情已盡	69
中暑	71
第一戀人	74
Feroza	77
LaHa-ji 僧所講故事	80

供 狀

自家不是詩人，譯詩如何能譯得如珠璣，琳琅瑋璣？此集中廿餘首譯詩，只是古磁瓶的碎片，若是原詩有如古磁瓶；我歉悔了把無價的古磁瓶打碎！若是原詩有如古彝鼎；我歉悔多事，把珍貴的古彝鼎重製成這些半古董的粗劣贗品！

我何以如此好事？

我記得三四年前，遊學於我們貴國

的東方伯利恆城，與彼時一班有名的文學家不多交遊徵逐，只拜識了幾位業師，聞中叩夫子之門，夫子藹然，悠然，命坐，賜清茶，我就几席側，掀畫冊，摸書架，大看其談情論性之書，於是夫子面有愛色，以其剛在譔著，稿尙未完也。乃指示曰：‘業精於勤，小子可謂勤矣’盍挾書歸家鑽研，這時，我如夢初覺，欣然借了夫子欣愛的洋書數冊而歸。此是打擾豈明師落華生師的經過。

豈明師心愛的新書，好好被我借來，經污損始奉還。記得一次，是借一本最新出版，大概是貴重的洋書，幾十頁的小冊，彷彿聽說價錢是三四元。我藏於放花生，冰花糖的洋裝袋裏，不上二日，書的

紙皮套污了。我慌得把書套裂處，黏以飯類。豈明師接書笑曰：‘不要緊’。至Sex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一書，已連書外套不知去向了。

落華生夫子也被我借了三本關於愛情的洋書，Hope's India's Lore Lyrics (印度的抒情詩集)，Lady Susan並 The Secret of woman——，書皆污損，書外套也都不知去向。以上三書是同時借的，時正北方暮春三月，梨花淒白，在落華生夫子書房喝咖啡茶，吃餅乾之後，拿了洋書在手。夫子微笑，送我至外院，折梨花一枝貽贈，勸我翻譯印度情詩集。

南來教書，不覺已三易寒暑，印度的情詩，只隨意中譯出幾首，有負老師的期

冀。今年暮春三月，梨花又開，觸景念吾師之言，乃決意把原本全集中懂得而較易譯的詩譯出，共得廿三首。初稿譯成白話詩者廿一首，譯成，重校閱一遍，覺得譯筆板滯冗贅，不能傳達原詩神韻於萬一。此時我第一次悔把古磁瓶打碎了。四中同事王士略先生，正在把英文詩譯為古詩詞曲似的詩，已能傳達原詩的神韻，又簡明暢達。我乃決意把粗劣的贗鼎重加雕琢，於是我把印度詩的詩意，於可能處，用中國詩句來傳達。這半古董的印度情詩贗品，於是就出世了。其中有幾首是譯成詞曲化的白話詩，因為我覺得有時用詞曲化的白話更能傳達詩中的情緒，我相信將來譯詩與創作的白話詩必是帶

點詞曲化的，一無須依照詞的平仄格，詞韻，必要創造適合表達現代情思的新詞句。此時再把全集細閱，譯筆依然滯板。且詩中有幾處明知有點譯錯，而在此南中又無明師可質疑，我便第二次自悔打碎了古甌瓶，製成半古董的贗鼎了。但是，自家已費了時間心神不少，詹祝南，馮印月，譚愚生，王士略諸先生的幫我剪裁譯句，聖子兄爲我繕抄了三次稿，亦費了不少的時間心神，若毀棄此言情美妙的印度情詩的劣稿，殊爲可惜。

世界上各國的情歌，以希臘，印度，南洋一帶半開化的民族，和南中國的客族，苗蠻的情歌最美妙。英法各國情歌，也有絕調，但總覺得多是陳舊庸凡。印度

情詩的情緒美妙新奇萬分，決不是英法各國的情詩可比。如集中 Lalla-ji 僧所講述故事，Lilavinti 的故事，Song by Gulbage，簡言之，除了情已盡，馬來歌，儂若能甦醒，沉香花，寄所思等篇，詩情稍嫌庸凡之外，其餘的詩情，都是富有印度熱帶男女的勇敢，相戀之特質。印度遍國有椰棕樹，茉莉花。椰棕樹雄偉，可象徵少男的高大粗莽。茉莉花細巧芬芳異常，可象徵少女的含情早熟。我是個茉莉花之讚美者，茉莉花可讚美處有兩：(1)最平民的香花，村婦，牧女，婢媼，娼妓之髮上皆插此花。茉莉花的花蕊繁多。纍纍如白珠，而花價却最低賤。(2)最迷醉夜的情人的香花。花瓣柔嫩細巧，花色潔白，

花香非常濃馥，久久不散，在夜中婦女髮際，沾染油澤粉膩，越郁郁甜香，——花香又不是花香，肉香又不是肉香，乳香又不是乳香，夜裏情人枕上聞香魂銷！(3)

茉莉 (Jasmin) 這個字音最溫柔，最女性的。茉莉的諧音很像‘妹麗’，拼音頭個字母是M，二個L，英文名有J, M, S, in, 等字母。這幾個字母的音都輕柔，而且女性的。在英國女子的名Mary, Lily, Juliet, 用這三個女性字母；在中國的女子，常用‘麗’，‘蘭’，‘美’，‘梅’，‘秀’都是有M, L, S等女性字母。茉莉二字的諧音，與字母都是最普通的女性字母組成的。所以我說，是最溫柔，最女性的。佛經上，茉莉名曰鬘華，鬘是女人髮髮，可解釋為女人插髮的

花朵，艷逸莫名。(4)是南方特產的詩的香花。中國舊詩很少歌詠此花。在歐洲如英法北歐諸國，亦少有詠茉莉之詩。茉莉是處女的詩的花。桃花，杏花，菊花，梅花，牡丹花，芍藥花，芙蓉花，蓮花，已被中國詩人摧殘到像羅丹的‘老妓’；百合花，薔薇花，水仙花，紫羅蘭，則被北歐詩人摧殘到像羅丹的‘老妓’。茉莉花也可說是已被印度詩人摧殘了，但比較地還是個青年少女，——在我們中國詩人看來，還是個新婚少婦。我愛讀印度情詩，我感到興趣的，正是因為詩中常敘述茉莉花插在少女的髮際。每個早熟的印度少女都鬢插一朵茉莉吧。茉莉花從少女身上飄來肉香，乳香似的花香，何等使人醉迷！

我想。

現在可惜供養在古磁甌中的茉莉花
都散亂於地上；而雕鑄於贗品的古彝鼎
上的椰棕樹，亦已非真正的古彝鼎上的
椰棕樹了。

玉麟，一九二九年七月於潮州四中

寄所思

願摘金天星，
爲卿頸上鐙；
願搖薔薇葉，
爲卿作睡氈。

卿也無所須，
短草香可眠；
黃金與頸鐙，

區區何足戀！

最是黃昏時，
憶卿情難殺；
最畏一朵花，
芬芳似卿鬢。

青春與冀望，
斷送爲卿卿；
當卿未相棄，
我徒然熱情。

知卿難挽回，
多言復何用？
默禱時間神，

教卿知殘酷，

教我早忘情！

被擯棄的Gypsy的歌：

在山邊營幕中

‘伊願收你的玉瓏環，

親親，烏眸，儂的情哥！

儂哩，願獻給你所有一切：

美貌迷醉靈魂如酒囉！

‘伊驕矜伊的妖媚，

溫柔，烏眸，儂的情哥！



莫惱微睡你那一夜

儂哩，驕傲那一夜你睡儂懷裏：
美貌迷醉官覺如酒囉！

‘伊自誇已得你心兒一顆，
端莊，烏眸，儂的情哥！
儂哩，不顧自己，全然不顧：
美貌迷醉心腦如酒囉！

‘伊對你濃情甜意，當境遇佳妙之時，
親親，被迷，儂的情哥！
儂哩，願犧牲靈與肉，為你這人兒，
美貌迷醉心腦如酒囉！

‘萬事順遂，伊極其愛你，
親親，傲慢，儂的情哥！

儂哩，願追隨你到地獄裏：

美貌迷醉靈魂如酒囉！

‘你雖則把一生呈獻給伊死心塌地，

而今已不是儂的情哥！

然而你不曾給儂的，你亦不能給伊：

美貌迷醉靈魂如酒囉！

‘歲月可來證明人心真假囉：

美貌迷醉人眼如酒囉！

您將分明，儂何等眷戀您，

您是儂第一情人，唯一情人！’

艇 船 歌

微風發自遠方，
微風吹過海面，
吹過稻田又黍田，
陽光晒，暖烘烘，豆蔻味，香甜甜；
微風吹動他的鬚髮，向他親吻頻頻，
他呵，正躺在船之甲板。

微風陳言：‘哎喲，醒吧，睡足了吧，

在航海這般懶洋洋。
拉起你船頭最闊大的風帆，
跟我此刻回歸到那稻田間。
呀，我怎能告知你，
她亟思示你那頭胎的長男！

Valgovind的船歌

日光燦，河水蕩漾，
清風吹自在，
呵，河！抱儂船於胸膛，
帶儂出海！

陸地遍生果穀，
花卉將容何處？
地是多子的母親呵，

僕則愛新婚少婦。

呵，河！抱僕船於胸膛，
帶濃出海！

海被千船萬船鍾愛，
依然是處女，嫵嫩溫藹。
河，僕要吻您冷冷綠唇呀，
帶僕出海！

呵，親愛的河，抱僕船於胸膛，
帶僕出海！

結 婚 思

新郎：

贈卿五穀金黃的良田，與華屋，
贈卿劍盾，珠寶，我的勝利品，
獻卿卿，我的力與夢，所獲得的一切
光榮，
今宵，今宵，我獻卿卿，我的生命。

新娘：

儂可不抬星眼謝君，
儂可不言不語，何故？聲音不行。
低垂雙睫，儂覷見你的美貌，
儂歡顫，紅巾遮臉，情如焚。

妹妹：

洒香油，於姊姊的髮鬢，
撒麗花，圍繞姊姊婚床。
呀，要是咱結婚多折歡！

母親：

含淚迷離地，看女兒嬌態，
(呵，我已失的幼年撫愛！)
看女婿，端的是男中王君！
(呵，我初戀的人，我消逝的青春！)

新娘：

儂真怕這個良宵，魄散魂銷。
怎敢將我的寶貝來擁抱？
人敬畏君名，儂敬畏君美且都，
儂的生命主呵，請體貼儂的震懼！

妹妹：

姊姊穿着最柔嫩的絲質，
姊姊胸前掛着銀的紅寶；
姊姊胸前，今宵有個更可愛的寶貝
匯息。

舞女：

看他髮如絲，牙齒潔白於頂潔白的

茉莉！

就這樣與他結婚了，真可惜。

儂願以珠寶換得他的抱憐，

姊妹，這結婚，在我們，實是一大損失！

新娘：

願音樂早停，夜早賚臨，——

寂靜，陰影，與閉門聲音；

我倆嘴唇相親，併合一體，

儂要吮吸愛人你的芳馨。

過路托鉢僧：

嬉譁歡樂無旁，呵，兄弟，請賞臉，賞
臉。

行程迢迢，聖地遙遙，我倦足歇息的
聖地，遙遠。

華譚，門外不能參與華譚的人，常覺
不歡暢，不歡暢。

愛只是一夢呵，生命原亦不過是春
夢一場！

珈瑪的花園：珈瑪是

印度愛神(EROSE)

斜陽暖暉，

飛鼠翔翺，

琥珀，紅寶石在天上燒燃。

看斜陽正與山光水色，

作一個溫柔，紅艷，

溫柔，紅艷的親吻，盡歡而別。

是我與卿幽會之時呀！
呀，來，情難自禁止，
愛，等待的人兒呀，正行來珊珊。
黑夜陰影，將籠罩我與卿，
薔薇花朵，將斜遮我與卿，
做個新娘洞房，聖潔而芬芳。

咱們不知生命之道理呀，
咱們不知生命之悠久呀，
就是人們知道，我與卿却不知頭上有赫
赫天帝。

沒有人專追求生命，
少有人耐得住生命的痛苦，
生命若不染上愛之光彩呵。

天帝恩深而莫測，
天帝給與人，青春，歡樂，
縱然，歡樂只有一刻。
卿您尚不知，
珈瑪將指示，
把卿夢，變成美滿真理。

螢火將映照卿卿，
無物將驚嚇卿卿，
沒什麼，來驚擾這千金一刻。

來，我正等待卿卿，
夜已深，該來了，卿卿，
黃昏正籠罩花兒，來呀，你，卿卿。

微風靜，百合花，香沉沉，
 暮涼冷，露珠清新，
 這花園呀寂寂，
 園中迦瑪仙子，
 在靜穆的星光中，等待卿卿。

Song by, Gulbaze

“夏 季黃昏，孤另另這兒橫躺，是否安穩？

女伴並無，你個人玫瑰叢間閒睜！

十三四妙齡女郎，髮髮軟柔而芬芳，

危險呀，這兒假寐，並無帷帳，暮色昏黃！

孤獨而美麗，危險呀，靜躺在此玫瑰花葉之窩！

年青行客闖進了，你正這般疏忽的憩睡。



仲熱晨，攀抱她，在玫瑰花下，吻她的嘴唇。

那如何是好”？

可是她，全不理此警勸，獨自睡於花叢，
靜謐輕暢，直睡到，朝陽的淡紅光芒，射
破了夜之黑暗。

有一個青春情郎，躡步，尋着她，驚醒她
花蔭深處閒眠，

伸熱臂，擁抱她，在玫瑰花下，吻她的嘴
唇。

她淺笑嬌羞，說一聲，“我要是早知道呀，
朝晨畫眉鳥醒來，從此不見我孤獨眠花。
你曾說，玫瑰花葉的籠罩，與芳菲，庇護
我不周到，

我如今，已得了可愛情郎。庇護我個徹
夜終宵！”

姝娜在幽囚中

愛我一些兒，王，不然，讓我歸還，
我厭倦在你寥落的宮院盤桓，
寥落的宮院也會變做溫柔鄉，
祇要有王你臨幸的足音回響。

留下我冷清清在宮女牕旁，
在繡紗般雕花，石飾的牕旁，
遙望過赤黃黃大漠，大漠赤色，

我望見紫褐色的峯巒朝北。

颯峨峨，紫色的峯巒背後，峯巒背後，
曾經有我這囚鳥遭劫的細巢，
弟兄在巢中被戮，姊妹被綁，
弟兄的血，姊妹的淚，被渴土吸乾。

焚燒村莊，黑烟黑烟，高高衝騰，
黑烟污漬了平靜的天庭。
他們載了，這班生性自由磊落的囚虜，
在迅壯的駱駝背上，飛渡沙漠。

然而當夜間，我們在沙上宿歇，
旁毗這少水而可怕的地方宿歇，
擄人之徒，當營幕未封睡之前，

他們譚譚，我聽聽，我忘了啜泣。

‘王不是勇而美嗎？’問我的是擄人之徒，
‘王亭亭玉立，如泉邊高高的棕樹，
昂昂，藏藏，慈慈，藹藹，雙眸莊朗，
莊朗，黑黑，黑黑如沙漠的穹蒼。

‘當然沒有苦命追伴你這美貌的囚孩！’
擄人之徒且說且笑來。
於是我情動心歡，
我私心渴慕一見我王。

有時，別個姑娘深坐淚流，
有時，寬慰，戲謔，互相解憂，
靜思時間將帶給她們什麼愛人；

可是，我則默然無語，思着國王您一個人。

困人無垠的大漠已經行盡，
終見孤城矗立在遠遠南邊，
一切語言我說不出，我雙睫低垂，
我已這般愛上我王，愛上我王。

被囚擄的姑娘們拆散離開呀，
有些姑娘，發給城中的商家，
有些姑娘，聽說遣送到城外夏宮，
可是，我則直送到蘇丹王之宮。

朝朝我夢醒，我詢問：

‘唉，姊妹們，今天我可得見君王？’

宮女爲我穿上衣袍，爲我加抹香膏，微微

笑；

‘美女，御駕那一刻不愛快快來尋歡？’

她們便譚譚王在戰場的勳勞，
訴說王的威名，如何受遐方欽尊；
在暗淡的燈光裏，她們彎了腰，靠近我，
她們低語王的美貌。

何須？何須？宮女空自勞心，
我已整個心愛王你一個人，
天就知！我何時不會愛你？
生生死死，何時我將會不愛你？

你全不來找我！我鎮日鎮日
隔着石彫的牕櫺格子，

臥看遠天變幻的雲影。
我終宵，唉！我終宵獨寢。

然而你全然不來呀，我的君王，
你怎麼好這樣，君王？
貴臨一天吧，貴臨一天，
我有時躺着凝思：不知死先，還是見你
先。

呀，若能聆到你的足音在門邊，
就籠加屋地，輝生門楣，
我飽餐你的秀色，我就死心滿意，
我願樂極而死，在你未到我身旁之時。

唉喲！王，你總不來，生命的火焰燃燒到

暗淡了啦，
暗淡到不可愛了，也未可知啦，
暗淡到照不出你的臉龐了！呵，來——快
來呀——
只恐你不來，死也要來，來使我自由呀！



一隻情人深臥船中
從他黑髮髮茉莉花落在她黑髮髮

優黛寶之故事：

僧拉拉若講述

“夏陽酷熱，

酷熱可畏，

瑪茄拉開着嬌花，

香薰人醉。”

椰棕樹修瘦，直立，掛住斜暉，

褐色雅麗的羽狀棕花，俯仰拂蕩。

她慵然躺在船中，眺矚殘陽，
殘陽漸墮湖波，繁星兒點點有爛。

她望見白石寺牆，映暎耀金，
晚寺銀鐘回響，飄過湖心。
薄暮氣清，從遠渺的湖島亭榭，
飄送來的芬芳：是石夾桃與瑪茄拉花。

“愛人起了青春的幻想，
瑪茄拉花就這般甜香，
苦的瑪茄拉花還會甜香；
雖則愛情呵燒殘。”

船任其飄浮，舵公停搖桂槳，
巧轉了細小的船頭，朝向彼岸。

落日金光照着舵公髮際的茉莉，
他雙眼暗發輝光；她覩見他的姣麗。

他巧言盡誘，她勢難拒絕；
他握着她的纖手，她輕笑怡悅。
他青春甦醒了，她愛人的愛，一切甦醒
矣。

細白的花，香味瀰漫黃昏淑氣，
與夜色聯盟，來爲愛奔趨。
船兒依然前泛，自由無主。

“瑪茄拉花，瑪茄拉花呀，
青年心情浮蕩，
花就這般甜香，依然甜香，
雖則熱情呵燒殘。”

一雙情人深臥船中。從他的黑黑鬚髮，
茉莉花落到她的黑黑鬚髮。
喲，這銀湖，銀夜，與溫柔的銀色天空，
深夜裏，空中湧懸一輪皎月，一片溶溶。

“瑪茄拉花，瑪茄拉花，
細白的瑪茄拉花，瑪茄拉花，
行樂少年珍愛，
朝開暮落的瑪茄拉花呀。”

她驀地驚醒，醒來睜眼惺忪，
覩見船兒已泊近彼岸沙灘。
微風寒冷，搖蕩着棕樹，她半睡半醒，
聽見攫食野獸的豺吼，隱隱傳過湖心。

她震顫，轉身向愛人的嫩臉親嘴，
星光照耀，他睡裏現着青春嬌憨的美。
但是，當她的唇和他的唇接觸，她惶恐，
躊躇，
皎月照出她身旁睡着一個癡夫！

“呀 瑪茄拉花，瑪茄拉花，白瑪茄拉花，
愛情都是盲目，人所嗟嘆，
瑪茄拉花，瑪茄拉花，這般甜香，這般甜
香，
雖則愛情呵燒殘。”

儂若能甦醒

有 如黃薔薇在南風中垂頭，
儂垂死，卿猶低佞，情態溫柔。
儂若能甦醒，醒時吻卿鬢，
吻卿卿使儂酣睡的芳唇，在儂嘴邊。



頭垂風出經風出經

他的紅寶石：

Valgovind 講述

蒼空下炎陽光裏，
有個囚徒身負鏈鐐，
眼枯，軀直，神色沉靜，
行行前去，炙人的路途迢遙。

魁梧，沉毅，雙眉豎直，
百念俱灰，並無友人。

孤身押送死地去，
不能生。

在路邊，炎陽光裏，
罌粟花，滿田紅媚，
香醉人，鎮日吐出清氣息，
香如夢，好甜蜜。

晚涼至，
連天暮色柔媚，
他仍覺青春有待，
幾忘却，必須一死。

時或夜中，營火燒燃，
火光燦耀，遍照營邊，

衛士如友如朋，
容他釋縛，同坐譚天。

臨死之前一夜，正在休息，並坐譚天，
有一隊女郎，
行過小營房，
嫣然微笑，鬚髮芬芳。

囚徒的倦眼，
忽然再閃亮，
女郎錯愕，覷見，
憐他身負鐐鏈。

罪犯倘若美貌青春，
少女心中便生愛憐；

在此情慾的熱帶南國，
戀愛仍然自由無羈束。

少女隊中，有一個女郎，步履踟躕，——
一隊後踟躕。

神迷着少年的苗條肢腰；
這個少女：行行將要過去，
他略住足，報以微笑，

衛士有東方人慈詳的風度，
暗自微笑，容伊留連；
寬原了人類的慾情，
‘愛吧，他只能活多一天。’

(夜色芬芳溫柔，

營火已殘，不甚輝耀。）

他雙臂擁抱着這箇如花少女，
心中別有希冀未消。

倚偎着伊，並臥密語：

‘我已不能久活了呵，

有一物‘亟須帶取，

卿有此禮物；可否送給我？

‘若能知我將有個兒子，

將活在此人間，

看陽光向罌粟田照射：

我雖死，何惜一死？’

‘死，並非死完，

還留個小小生命。
卿今夜若恩憐，
心事便成全；卿你可恩憐？

‘看，我這裏，有些禮物贈卿，
贈你，和我的小小，若真生個兒子。’
夜色裏，伊雙眼睜睜，漸現溫順。
滿眼含淚，他不能仰視。

挪開了頸上銀鏈，
有三粒紅寶石在銀鏈裏，——
無疵無瑕。
伊低語：‘儂願留此。’

樓伊密偃，

天無月，微光閃，營火盞熄。
伊青春，雙眼滿含憐愛，
訴說盡，千萬甜言溫語。

雙雙度此酷熱靜夜，——
他有求，她必聽。
在黎明時，他依舊孤另另，
前赴墳地，鎮鎮靜靜。

頸，喜的是繩索繫，
心，自由思，
縈思着昨宵祕密希冀：
有一個親子降世。

罌粟花又開，滿田紅媚，

她抱一個嬰兒。
嬰兒啞啞笑啼，
粉紅小頸掛着囚徒路上所贈的紅寶石。

爲嬰孩，她願有所全待，
要忘却那囚徒，——又不能——
伊爲他的運命憂愁，
愁多，柔心碎，箇儂死。

飢荒之歌

四面盡是飢荒與死人，
老大全沒半點雨意。
餓死骨頭，積滿郊原，
無人埋殮。
白骨纍纍，我何能顧及？
明朝，自家白骨亦得無人埋葬。
今宵呀，我將睡卿您懷裏，
狂吮卿芳唇，有如酒漿！

霍亂，騷動，暴死，
熱血噴溢，
瞪目斷氣，——
這于我有什意思？
卿氣喘，卿眼媚，
卿血紅似醪醇。
今宵呀，我將睡卿怒懷裏，
抱吻卿卿芳唇。

我聆聽淚落千行有聲，
好像輕細的雨珠滴瀝，
在人的痛史裏面，
充滿狂熱，憂懼，與罪孽。
可是，卿命星正在光明，

我願在星光中，恣情縱樂，
因為今宵呀，我將睡卿您懷裏，
唇兒親親唇兒！

卿無須責我過于冷酷，
我，並不細行思維。
因為人生所有一切歡樂，
是在懸崖之邊要墜，——
思維只能減却心靈的歡怡，
今日心靈可以不致愁鬱。
因為今宵呀，我將臥卿您懷裏，
唇兒緊壓唇兒！

我自信，能靜靜忍受，
無論運命將給我什麼苦惱。

我願求天恩，
我死，如人們一樣就好。
今日，我必當爽快歡喜，
莫露些愁痕鬱意，
因為今宵呀，我將睡卿您懷裏，
唇兒親親唇兒！

在照耀的陽光中，我這般工作，
盡力收埋了死屍。
歡樂，歡樂，當白晝已盡，
灰黑的夜圍罩着我們之時。
但願所埋葬的千屍萬屍，
有甜蜜的睡息，同我們一樣！
因為今宵呀，我將睡卿您懷裏，
狂吮卿芳唇有如酒漿！

馬來歌

羣星明爛，
待月華升天；
呵，今宵來成雙，
在此鹹水湖邊！

草屋歇小，然而你躺下可眺見
燈光輝耀的湖濱，
然而你躺下可聽見漪漣的波聲，——

在疊木地板下嗚咽。

無珠璣作贈品，也無花朵，
我的房屋又簡陋不美，
然而，你與我佔有這銀色的海波，
然而，你與我佔有這芬芳的空氣。

佔有這從大陸飄來的香氣味，
這大陸生長着‘夜之情夫’的花，
這花是你稱爲月下香的薔薇，
是甜香，纖麗，潔白的好花。

空氣靜靜，
陸風不吹，
灰白色的花瓣兒，

射出燐色的光輝。

我見你的船泊錨，震盪，
船中電光射照；
如今，船兒未逐明朝早潮返棹，
讓我佔有了這個良宵。

雖然，用你的土談來情話，
我的言語不漂亮，而亦不多，
呵，視察我的眸子，你當領會，
我默獻給你，我的青春囉！

Lilavanti 的故事

但們放下伊的柔軀，
伊原是一個蕩婦，
然而青春，婀娜，嬌媚，
濕髮兒絲絲縷縷。

眼波不可見，
想是雲鬢般雙眸；
嘴兒曲線嫩紅，

似薔薇嬌瓣宜吻摸。

房裏空氣乾燥，
玉體橫陳地下，
酥胸周圍不濕了，
顯朵琥珀色嬌花。

此間有些婦人，
伊的身世深知，
爲言伊十歲時，
嫁與癩漢爲妻。

小娘子，心震慌，
脫離了可憎癩漢。
可憎漢，捉住她。

把頭髮繫于床畔。

伊第二次逃亡，
藏于賈淫地方。
從此豔名遠揚，
結織無數情郎。

時在東方神祕夜中，
茄色陰影漫空，
伊髮插茉莉花朵，
窗前坐對燈紅。

伊終于愛一少年郎，
少年郎，將此野薔薇獨攬。
少年郎，移此野薔薇家園中。

薔薇花開，可自欣賞。

霍亂病發，情郎死，
貧窮迫伊重到街心。
惡婆娘見伊重到街心，
要引誘伊去賣淫。

往日在情郎愛園中，
伊已認識了愛情；
而今不願再往街頭，
如昔年賣笑賺金。

為掙脫了神女生涯，
伊盡把臂上銀環賣；
世態人情真個冷酷，

伊此時多病色衰，無人憐愛。

伊依舊追尋愛人，
無朋友，無處歸歇藏身。
終于絕望傷心，
悄然跳井自盡。

一愛與淚，伊的小身世，
婦人傳述，何其凄苦！
榻旁有人論伊年紀，
今朝剛正妙齡十五。

可人無蹤：

Hazara 戰後之役

祇是去年春天，我和卿，杏花底下眠；
到如今，重臥此，孤另另。

山雪消溶年復年，
河水濺濺鳴復鳴。

記前春，嫩蕊嬌英，嫣紅綻紫，
一朵朵掛滿櫻枝；

春水流汜，萬象春融，
那個時節，爲有卿卿，我也情怡。

媚眼兒，睫毛濃遮，
紅唇如薔薇，旣含笑，復解語，
嫵娜腰肢琥珀色，嬌嫩如斯！
到如今，人不見，知何處？

卿在傍臥，並頭且高歌，
蓬鬆白皮巾，披散卿頸間，
露柔肌，美如杏花朶，
豔陽光，照不見半點兒瑕疵。

我在杏花底下孤眠，
記當年，恨杏花飄墮，觸卿卿玉體。

到如今，誰把卿殺害？——卿被誰愛？我
更哀悲！

（靈魂正熬煎，如人被燒地獄裏。）

人煙稠密之城市，我走遍尋卿，卿不見，
人却道，我瘋癲狂狂許多時。

我怎便至此岩谷棲遲？

甚命運，引我至此，經過了若何歧路，我
都不知。

猶記在何處，我曾揮慧劍，

微笑冒瀆卿名的小鬼，——

何國何地又誰知？

（一切情思，在心旒裏焦萎。）

可人何處？

鬢髮柔細，笑容多態，明眸皓齒今何在？
網，傷，你一絲不掛無遮攔，（唉，敬愛上帝，賜我寧耐，）

呵！卿你在加富爾市上被賣。

問卿消息，卿消息，憑誰訴？

千萬囚虜中，卿被賣呀被戮？

命何似？（唉，敬愛上帝，賜我寧耐，
心如火燒一般痛苦。）

呵，可人無蹤！

心欲裂，劍斷，足痛。

人觀我，互說道：

‘彼將終老於此岩中。’

都只爲：黃昏時，熱病起，
胡想亂思只是思卿！
(唉，賜我寧耐，敬愛上帝，
心傷痛，無倫比。)

我在杏花底下孤眠，
看岡上白雪消融，
直至 Khorassian 百川水漲而呈秀，
悅耳澗泉聲淙淙。

我忒分明：當杏花瓣兒輕輕飄墮了，
綠葉兒未生，(在此最後幾天，
唉，上帝，賜我寧耐，)
可人不見，我又爲誰長此留連？

Mohamed Akram

的追憶

最難忘却是卿卿。

世間麗物皆關情，視物思人憶卿卿。

茉莉花，百合花，灰白色的月下香，
花飄香，我驀地，思卿顏，有如受創傷。

憶當年，慣把心愛白香花，

插卿卿鬢髮。

最是斜陽慘淡時，追憶當年別卿卿，見卿
倩影亭亭，

玉立斜陽中，婀娜如棕，……

陽光金黃而豔紅。

微風動柔絲，我卿靜穆姿，頻揮手，示別
離。

憔悴且含悲，仰首看卿卿，歸路馳驅，
天末斂殘暉。

一自那時人去後，

斜陽紅消黃褪。

在夜裏歡譁上，
人人繕思卿芳名，恣意稱讚，
有如一把小刀，深砍入我的靈魂；
我昏昏沉沉，
賓客的歡容，花葉，與燈光，
如煙如霧消散，
樂音飄，
飄到曠邈無邊的遠方……
我不能忘——
永遠不能不想。
天上繁星，于我何謂？
在青春時，深關我情意；
繁星環繞卿卿，雙眸閃耀，
輝光一道，環繞卿卿鬢髮。
到如今，天上繁星，于我究何謂？

是已殘的歡譁，朦朧的燈光，
是久滅的餘光，一點的殘閃。

沉香花

儂命呀如沉香花，
在燦爛的天空之下，
你是陽光呵，
照花一句鐘，
花開又謝。

花撕碎了，拋擲埃塵中，
燃殘花瓣，火燄熊熊。



死花香與活花園

花已成燼香實在，
死花香與活花同。

Valgovind 在春天之歌

神廟鐘鳴，
青嫩麥生，
結婚佳期近。

我躺伏草叢中，
默數時間過去匆匆，
正是結婚佳期近。

唉，但願時間疾躍，知伊人銀環雙足。



呀，沒些時了呀——

婦人們，把木槿花蕾，把緋紅的結婚花
兒，披在那安排就的新婚牀上。

結婚的歌聲已停，

可愛的黑夜賁臨，

鴛帳裏，我將軟玉溫香抱滿懷，不休停。

從伊的銀環雙足，

到伊的銀色花朵，簪插在鬢髮，——

我高低端相，箇儂透頂溫柔，個體青春模
樣。

嬌滴滴，令人魂銷醉，

正像那中午的瑪茄拉花樹，

把熱騰騰的空氣薰醉。

唉，但願時間疾躍，
如伊人銀環雙足。
白晝與黑夜，我都厭倦，
真厭倦煞人也呵！
唉，我的薔薇花，與茉莉的芬芳，
我渴慕卿的芳氣與容光。

情已盡

只是去年八月，我情如焚，
曾吸卿風吹蓬鬆的頭髮芳芬；
如今，卿就將頭髮使我夜間安睡，
我亦不向卿溫存。

只是去年八月，
曾將偶濡卿手的水漿狂飲，
如今，情已盡，此情無足重輕，

連戀人自己亦已分明。

中 暑

白路直直，穿過青青的田野，
穿過田野，路接藍藍的海，
路呀，你知我有個小小的新娘子，
伊倦足行行朝着我來！

追憶送嫁人，伴伊行，離了海洋，
時當酷熱六月，日吉辰良，
我，門旁佇立，等待新娘，

但願早見新娘的模樣。

未擁佳人，把艷福來享，
佳人的珀色眼閉，一命天喪。
雖然伸展殷勤臂，
如今難得如願償！

哀哀，可恨送嫁人，
炎陽如火趕送親，
不願嬌娘玉體弱，
熱暑熏蒸喪娘身！

把死新娘，安置于結婚牀上，
把結婚花，在死新娘手上放。
哀哀，女郎，女郎，

自洋海，來此內地，一命慘喪。

而今，我踽踽獨行，空氣芬芳，
白白的路直接藍藍的海；
新娘的小足，我還在夢想，
新娘的倦足，珊珊遲來。

第一戀人

伊斜倚船舷，
觀海面人游泳。
游泳人睨伊凝神。
‘跳下，跳下，伴我游泳。’

伊的運命，伊已嫌憎，
船中孤寂，伊已疲厭，
伊忘却人間一切，



盪斜倚船舷
下來,下來,伴我游泳!

祇記着海面游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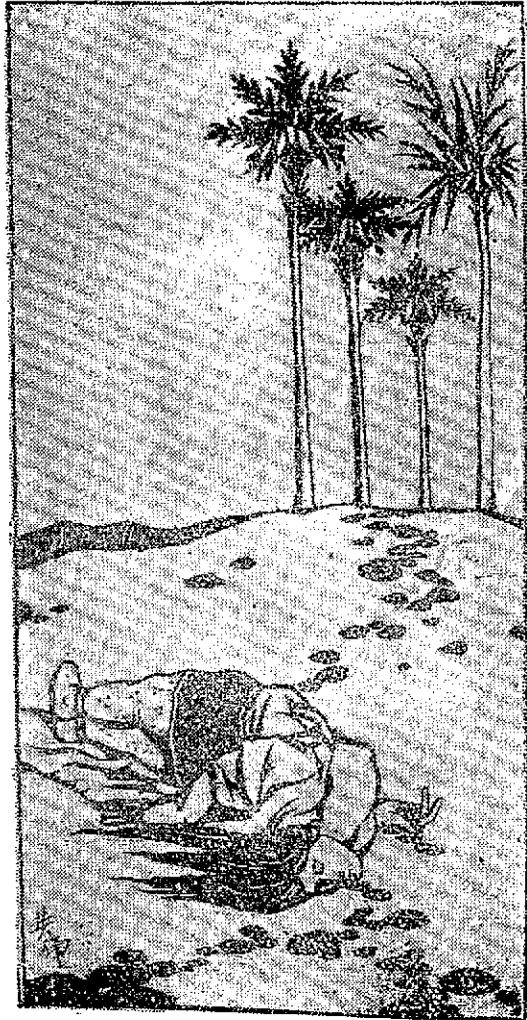
斜陽間淡昏醺，
海波迷濛無光。
伊夜靜，輕離船舷，
溜下水，和他成雙。

觀他熱切的雙眼，
閃黑，凝神，明朝；
無數的磷光點點，
圍繞他的肩膀升降。

携手游泳成雙，
在東方靜夜中。
成雙兒，平沙上直臥，

亦臥亦笑，歡樂無窮。

‘呀，茄花的夜，溫柔迷人，
夜色黑幢幢，不管嫦娥惱！
呀，多事的朝曦無情，
何不遲些空中輝照！’



青春萬事不關心

Feroza

黃昏天色，碧玉一般青綠，
又似青青的草泥，把個蓮湖遍邊。
伊人遠離了駱駝隊，彷徨，
(正如頸鏈一斷，珠兒失散！)

棕樹叢，生泉邊，
四圍空氣清新，
大漠沉寂，曠遠無垠，

青春萬事不關心。

無理無法綠林漢，
掠奪伊入沙漠間，——
剝去手上藍色的寶石鑽，
撕碎臉上摺疊的紗面網。

擱破朱唇不吻嘗，
剝奪金環兩腕傷。
伊痛楚震慄，斯輩全不動心，
伊空自號啣，曠漠無人來聽。

緋紅嘴，碧玉眼，
鬢髮絲綢般絢爛；
無疑猜，這合做情郎寵獎。

奈命神不同情，從中梗難。

鷺鳥飛過天空，

喙凶銳，翼沉重。

天註定，伊人該喪生命。

Inshallah 喪生命，是剎那間的事情。

Lalla-ji 僧所講故事

怡然愛此樹，
依依情難捨。
日夜勤培護，
未發一枝花！

樹葉鬱葱籠，
蛇莖無花萼，
環生指形刺，

物至歸掌握。

主童費辛勞，
日夜勤培護。
期望樹着花，
此願總辜負。

遊僧向晚至，
寺蔭偶稅駕。
共坐飽野蔬，
茉莉葡萄下。

僧起繞徑行，
住足未花樹。
主言樹應花，

豈吾身錯誤？

‘樹自遠東來，
寒暑幾經變；
生長叢莽裏，
我知，人罕見。’

‘叢中人祭樹，
樹旁葬小童。
活埋無他法，
花果竟絢紅。’

僧語低且微，
斜睥綠蔭處，
主人近前睨，

童子身戰懼○

寒風迎面吹，
撼樹作餓聲，
樹身徧生刺，
刺護泥中根。

夏雨樹滋茂，
花開燦爛紅，
誰能見童子，
遊嬉此廟中？

書名 印度情詩
譯者 丘玉麟
出版者 開明出版部
發行者 韓樹瑟
印數 1—1000册

總經售處 汕頭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地書局
實價 每册大洋三角半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